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粉妝樓

第六十四回 柏公削職轉淮安 侯登懷金投米賊

話說那使叉的英雄卻是龍標，擋住康龍好讓秦環等逃走，他抖擻精神，與康龍大戰四十餘合。龍標回馬就走，不想康龍大刀砍中馬腿，顛下馬來，早被眾軍上前拿住了。康龍帶了幾十名的兵丁，趕到北門，天已大黑了，吩咐點起火把來，叫問：“守門的守備史忠、王越何在？”眾軍回道：“他二人單身獨馬趕賊去了。”康龍大怒道：“為何不阻住了城門，倒讓賊出去？這還得了！”隨即催馬掄刀，趕出城門。這一番廝殺，祇嚇得滿城中人人害怕，個個心驚，又不知有多少賊兵，連天子都驚慌，問太監：“外面是何喧嚷？”太監出來查問，回說：“是沈太師同文武百官大隊人馬，追出北門，趕賊去了。”不言太監回旨，且言康龍趕了五六里，不見王越、史忠，四下裏一看，又聽了一會，並不見聲影，祇得領兵而回。且言秦環搶了那祁巧雲，同金輝、楊春、孫彪殺出北門，多虧史忠、王越二人假戰了一回，放秦環等出城。他二人名為追趕，其實同眾英雄入了伙，也到水雲庵接了羅太太上了車子。馬不停蹄，人不歇氣，走了一夜，早離了水雲庵十里多路，方纔歇下馬，查點人數，別人都在，祇不見了龍標。獨戰康龍不見回來，想是死了，眾人一齊大哭，王越說道：“你們不要哭，俺出城之時，聽得眾軍說道：‘康將軍擒住一人了。’想是被康龍擒去了，未必受傷。”眾人也沒法，祇得吃些乾糧，喂了馬匹。秋紅前來看玉霜，卻不是小姐。秋紅吃了一驚，著急了，大哭道：“完了，完了！我們捨死忘生，空費了氣力，沒有救了小姐，卻錯搶了別人來了！”羅太太並眾英雄齊來一看，眾人都未曾會過，難分真假。祇有秋紅同史忠認得，詳細問道：“你是何人，卻充了小姐，在法場來代死？如今小姐在那裏去了？”那祁巧雲纔睜眼說道：“奴家原替柏小姐死的，又誰知皇天憐念，得蒙眾英雄相救。奴家非是別人，姓祁，小字巧雲，祇因昔日蒙羅公子救命之恩，又蒙柏翁收養之德，莫大之恩，昨見小姐遭此大兇，柏翁無法相救，因此奴家替死以報舊德。不想又蒙眾位相救，奴家就這裏叩謝了。”眾英雄聽了大喜道：“如此義烈裙釵，世間少有！”秦環道：“昔日上雞爪山送信救羅焜焜表弟的那祁子富，是你何人？”祁巧雲道：“正是家父，如今現在柏翁任上哩。”秦環說道：“既如此，咱們快些回山要緊。”

當下祁巧雲改了裝，同羅太太、秋紅一同上車。眾英雄一同上馬，連夜趕上雞爪山去了。早有羅氏弟兄同眾頭目迎下山來。羅太太悲喜交集，來到後堂，自有裴夫人、程玉梅、胡太太、孫翠娥、金夫人等款待，羅太太、祁巧雲、秋紅在後堂接風。又新添了徐國良、尉遲寶、史忠、王越四條好漢，好生歡喜，祇是龍標未回，眾人有些煩惱。當晚吹大鼓，排宴慶賀，商議起兵之計。

按下山寨不表。且言那晚康龍趕了半夜，毫無蹤跡，急回頭，卻遇沈謙協同六部官員帶領大隊人馬殺來。康龍見了太師，細說追趕了三十餘里，並無蹤跡。沈謙大驚道：“他來劫法場共有多少賊兵。”康龍道：“祇有五六員賊將，末將祇擒得一名，那幾個衝出城去了。”沈謙問道：“那守備為何不阻他的去路？”康龍道：“末將趕到城門口問：‘王越、史忠何在？’有小軍報道：‘他二人趕賊去了。’末將隨即出去，追趕了一程，二將都不見回來，不知何故。”沈謙大驚，傳令：“且回城中，使探子回信報來再作道理。”一聲令下，大小三軍回城去了。沈太師回到相府，令大小三軍紮下行營，在轅問候。

太師升堂，文恭參見已畢，沈謙說道：“我想胡玉霜乃一女子，在京城城中處斬，尚且劫了法場，必非小可之輩。”米順道：“他既敢打死了公子，必然有些本領。據卑職看來，他不是淮安民家之女，定是那些國公功臣之女，到京來探聽消息的。”錦上天在旁說道：“還有一件，他先前在途中說姓柏；後問他的來由，說是柏文連係他的家叔。昔日聽得柏玉霜與羅焜焜結了親，後來羅焜焜逃淮安，又是柏府出首，想一想此女一定與柏文連有些瓜葛。太師可問柏文連便知分曉。”沈太師聽了，大怒道：“原來有這些委曲！”叫令家將：“快傳柏文連回話！”家將領命來至柏府。

且言柏文連處斬祁巧雲，正沒法相救，後來見劫了法場，心中大喜。假意追了一回，回到府中，告訴了小姐同祁子富。正在喜歡，忽見中軍官進來報道：“沈太師傳大人進府，請大人快些前去。”柏翁吃了一驚，忙忙吩咐祁子富同小姐：“快些收拾！倘有疏虞，走路要緊。”

柏翁來到相府恭見畢，又與眾官見了禮。沈太師道：“柏大人監斬人犯尚且被劫，若是交兵打仗，怎麼處理！”柏文連道：“此乃一時不曾防備，非卑職之過。”太師大怒道：“此女淮安人氏，與你同鄉，一定是你的親戚，故爾臨刑放了。”柏文連道：“怎見得是我的親戚？”沈謙令錦上天對證。那錦上天說道：“前在途中問他的來歷，他說是姓柏，又說大人是他的族叔，來投大人的。”柏文連大怒道：“豈有此理！既說姓柏，為何昨日的來文又說姓胡？這等無憑無據的言詞，移害那一個？”這席話問得錦上天無言可答，太師說道：“老夫也不管他姓柏姓胡，祇是你審一夜，又是你的同鄉，你必知他的來歷，是甚麼人劫去的。”柏文連道：“太師之言差矣！我若知是何人劫的，我也不將他斬了。”米順在旁說道：“可將擒住的人提來對審。”太師即令康龍將龍標押到階下。沈謙喝道：“你是何方的強盜？姓甚名誰？柏都堂是你何人？快快招來，饒你性命。”龍標大怒道：“老爺行不更名，坐不更姓！姓龍名標，雞爪山裴大王帳下一員大將，特奉將令來殺你這般奸賊，替朝廷除害的。什麼白都堂黑都堂的。”臭罵得沈謙滿面通紅，勃然大怒，罵道：“這大膽的強盜，原來是反叛一黨！”叫左右推出斬首示眾。米順道：“不可，且問他黨羽是誰，犯女是誰，到京何事。快快招來！”龍標大喝道：“俺到京來殺奸賊的！”太師道：“犯女是誰的指使？從實招來！”龍標道：“他是仙女原是天上下凡的。”沈謙大怒。

見問不出口供，正要動刑，忽見探子前來報道：“啟上太師，劫法場的乃是雞爪山的人馬。王越、史忠都是他一黨，今上山東去了。”沈謙大驚，復問龍標說道：“你可直說，他到京投奔誰的！”龍標道：“要殺便殺，少要羅唆！”沈謙又指著柏文連問道：“你可認得他。”龍標道：“俺祇認得你這個殺剛的奸賊！卻不認得他是誰。”太師見問不出口供，叫令帶去收監；又叫令左右剝掉柏文連的冠帶。柏翁大怒道：“我這官兒乃是朝廷封的，誰敢動手。”沈謙大叫道：“朝廷就是老夫，老夫就是朝廷。”叫令：“快給我剝去！”左右不由分說，將柏翁冠帶剝去，趕出相府去了。

沈謙即令刑部尚書代管都察院的印務。各官散去，沈太師吩咐康龍：“恐柏文連明晨入朝面聖，你可守住午門，不許入朝便了。”沈謙吩咐已畢，回後堂去了，不表。

且言柏翁氣衝牛斗，回到府中說道：“反了！反了！”小姐忙問何事。柏翁說道：“可恨沈賊無禮，不由天子，竟把為父冠帶剝去，趕出府來，成何體面！我明早拼著一命，與他面聖。”小姐說道：“爹爹不可與他爭論。依孩兒愚見，不如早早還鄉便了。”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